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縣五

唐太原王隱容字少微撰

若夫雞渾起一龍聖開三飛義畫而踰繩泛
軒文而越契端宸肅宸題尊玉宇之中斑履
影裾光佐瘠遠之右洪猷僅於禮樂秀業止
於仁義亦有棲月籠霞之雋乘黿控鯉之英
室欲蟠姿茹丹菌於祕洞休粮蛻影吸青露
於神丘終驚迅節之期徒侈浮歡之會豈若
能仁撫運梵典開宗撰妙輪而曾擊倣寶騎
而高引無生之生究生於至賸不滅之滅

窮滅滅於幽源大千通智炬之輝盡億曳法
蚤之響繁宜弛網邁三呪於湯年苦浪湮洪
軼四乘於夏序浸羣方而演澤濟悠劫而凝
勲襲其儀者便屈紫皇之敬入其道者乃標
黔首之尊爲愛習之良寶作塵勞之依止洎
乎星潯褫照日夢飛光東徙休屠之像西漸
罽賓之化高人響係敷妙說於琅函茂德肩
隨暢真詞於貝牒列辟以之崇奉綿代以之
欽尚故符秦肅念紆翠輦而同嬉劉漢虔誠
下細興而致禮唯有牛圖晚運慧景暖而還

縣五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三七冊

明龍緒衰辰德水凝而復渙我大唐澄飛日
海撲燎霞崑延喜流禎照華獻吉財成紫宙
歲蕤改粒之勲大庇蒼黎茵藹遷裳之業皇
帝乘雷震極鑠電離宮驅九駿以曾馳駕八
驥而橫厲希風崛岉啓鶴苑於神畿仰化連
河構蜂臺於勝壤敷攝誘之徽範敷愛敬之
洪謨而以控國必俟於忠裝家寔資於孝爰
命僧尼之輩將申跪拜之儀則裕凝懷許通
規於會府因心在念捨輿頌於英寮雖器議
相攻各言其志而宸襟歷選遂率於常特懷

顧復之恩仍致昇堂之拜棕上人冲宇淹穆
秀器韶雅迥韻道通峻調閑綽身城浪謚飛
寶仞以銜天意樹紛披聳珍翹而拂漢既洽
九儒之要還探二藏之微緇徒擅其姱節素
侶挹其徽望固以偶迹乘杯侔聲飛錫者矣
將恐迷生曲學近識孤聞以適俗之權爲會
真之實叩鳳閣而莫遂叫鸞掖而無從爰興
護念之心載啓發揮之作粵自晉氏迄于聖
代凡其議拜事並集而錄之總合三篇分成
六卷爲之贊論格以通途緝旨含鏘雕文振

彩信所以激昂幽致刷盪冥津者也隱客業
寡才疎名蕪槩淺坐煙郊而晦跡治風戶以
棲神徒以早尚華編深崇葉篆欣茲盛事綴
而序之秋鱗輕光匪助奔羲之曜春蛙陋響
寧裨大樂之音聊以宣情詎云摘藻與我同
志幸無誚焉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唐弘福寺沙門釋彥棕纂錄

故事篇第一上

故事者明隋以上沙門致敬等事也自大法
東流六百餘載歷五其中信毀交貿褒挫相傾亟
涂湮殘頻令拜伏而事非經國理越天常用
為蠹道俱汙舊貫焉三

奏

晉尚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

三首并序

詔

車騎將軍庾冰為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

二首

書

太尉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

事書一首并序

八座等答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

首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事書

一首

難

王謐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答

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書

王謐答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致敬

王者意書一首并遠答徑反一

首

晉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首并序

東晉咸康六年成帝幼沖時太后臨朝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上舅中書令庾亮叅輔朝政後導等薨庾冰輔政謂諸沙門應盡敬王者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等議與充同門下承冰旨爲駁充等因爲此奏焉

卷五

初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

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爲長

庾冰爲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二首

初詔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恠況阿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遭繫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

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
今果將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
無佛耶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
方外之事豈方內所以體而當矯形骸違常
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
來百代所不廢附五昧旦不顯後世猶殆殆之爲
弊其故難尋而合當遠慕茫昧依稀未分棄
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
又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
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宵懷耳軌憲宏模固

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
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辯假服
飾以陵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體於萬乘又
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
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
焉

二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
僕射長平伯臣翽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
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

等言詔書如右臣等暗短不足以讚揚聖旨
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
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讚
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
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

妙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
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詛有損也
祝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嵩
岱區區之祝上裨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
法令修善之俗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愁

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蒙蔽豈敢以偏
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
為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路可無擁滯是
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啓

重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
其較略乃大人神之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
都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叅
治恢誕雜化者也豈襄聖之不達而未聖而
宏通哉且五戒之小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

世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爲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人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往備修之修之身修之家可矣修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叅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南行耶

三奏

臣充等言臣等誠雖暗蔽不通達旨至於乾

乾夙夜思修玉度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耶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然及爲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亡身不恪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奉縣五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臣等屢屢以爲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

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
于時庾冰議寢竟不施敬

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事書一
首并序

晉元興中安帝蒙塵於外太尉桓玄以震主
之威欲令道人設拜於已因陳何庾舊事謂
理未盡故與八座等書云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
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
相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

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乎
視聽之外然以敬爲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
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
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
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
物存於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
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
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
禮寔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
不安一代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

之比八日今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議
八座等答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
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
究盡此是^{第五}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
與老孔殊趣禮教正乖人以髮膚爲重而彼
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爲孝土木形
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所貴
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
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

廢彌歷三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示不
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
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
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
乃是在宥之弘王今以別答公難孔國張敞
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實諸道人並足酬對
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
謙等惶恐死罪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事書一
首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
耳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
信君是宜任此理者遲聞德音

王謐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

啓五

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

九

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
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
爲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慙心處真如雅誨
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辯

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爲殊方異俗
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
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
趣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
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尋大法宣流
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
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用於陶漸
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己不
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也
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

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誨言將無寄
猶以為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
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眷眄未遺猥
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
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謚惶恐死罪

桓玄難王謚不應致敬事三首

初難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為禮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
篤於事爰暨之師逮於上座與世人揖跪但

為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為忽儀
於此且師之為理以資悟為德君道通生則
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來
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
以人為輕重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
而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
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
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懼鬼神福報之事豈
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
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為

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
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
貴哉○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
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
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難曰歷代不革非
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
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
不爲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
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于教
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

所益也今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來
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
起豈足答濟通之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
如來旨然情在同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
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
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
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
得彼肅其恭而此施其敬哉
王謐答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初答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答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為主但津塗既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介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本

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物像之所舉運通理妙豈麤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答曰大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辯意以爲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爲虛誕罪福爲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爲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然遠

探其旨亦徃徃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
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仲由
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
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難曰君
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
道在為貴哉○答曰重尋高論以為君道運結五
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為君人十二
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
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難曰
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

佛沙門徒眾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
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檢耳○答曰前所以云
歷有年代者正以客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
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
所至非愷然所據也胡人不接王者又如高
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耶○難曰此蓋是
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祇敬
將無彌濃其助哉○答曰敬尋來論是不誣
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
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

今若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遣人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爲輕重微意在此矣○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勝五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施其敬哉○答曰以爲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

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桓玄重難王謚

二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宣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本是爲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爲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

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已本德深居極宣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耶宗致爲是何耶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鑒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爲化則其教易行冀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爲實理

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爲其然夫敬之爲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四五宣是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

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
旨而借以爲難如來告以敬爲行首是敦敬
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爲功之勞耳何得直
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惠無所謝達
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二臣
之敬君豈謝惠者耶

王謐重答桓玄

二答

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細至難措
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

之研析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音既臻
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無以啓
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蠲其
不逮公云宗致爲是何耶若以學業爲宗致
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
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
以爲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
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
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
以之極者必階麤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

辨五

十五

見矣公以爲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爲佛之爲教與內聖永殊既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爲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爲出其言善應若影響者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美

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爲仁由已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少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也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爲功之勞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請試言曰以爲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存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

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躐其理難尚非
謂禮拜之事便爲無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
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介之輕微必終斯
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
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揖高論不
容間然是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
除五
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
爲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創迹也請復
重申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
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

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道冥陶故事盡於
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爲影響殆將明
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
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爲辯如其未
允請俟高亮

桓玄三難王謐并書

來難手筆甚佳殊爲斐然可以爲釋疑處殊
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
在三之理以辯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
研微之功必在苦愈拚耳八日已及今與右

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言耶事雖已行無豫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三難

比獲來示并諸人^{附五}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爲難殆以流遷今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下有以頓白馬之轡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金以神爲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分之所資

稟之有本師之爲功在於發悟譬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爲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寔以末焉既懷玉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無以申遂此生而通其爲道者也是爲在三之重而師爲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遺其事得之

濠上耳

王謚三答桓玄

三答

重虧嘉誨云佛之爲教以神爲貴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師之爲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申遂此生通其爲道者也而爲師無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王之大禮祈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既華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

研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矇於是乎在承已令庾桓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晤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敬王者

意書一首

并遠答往反二首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

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令郭江州取君答可旨付之

遠法師答桓太尉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爲弘資存日用之理爲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

廢其敬此擅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擅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實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自於存身

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霑其惠

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擅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

之殊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
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
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
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豈
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
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
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
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
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
之像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卒風流

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
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
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苟恪所執蓋欲令三
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
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
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
將安寄緣眷愚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懣
不覺涕泗橫流矣
桓太尉重答遠法師書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爲生之益求宗不由

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爲絕之夫累著在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喻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讚皇極而不虛需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

爲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故事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三七冊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縣六

唐弘福寺沙門釋彥惛纂錄

故事篇第一下

論

晉廬山遠公沙門不敬王者論一首并序

詔

偽楚桓玄許沙門不致禮詔一首

啓

侍中卞嗣之等執沙門應敬奏四首并桓

楚答三首

事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一首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隋煬帝勅沙門致拜事一首并大興善寺

論

沙門明瞻答縣六

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惛福田論一首并序

晉廬山釋慧遠沙門不敬王者論一首并序

昔咸康中庾將軍疑諸沙門抗禮萬乘至元

興中桓太尉亦同此議于時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致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五篇究叙其意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是申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而覽焉

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爲異出處之人

凡有四科其弘通利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爲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寔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爲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爲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

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爲通而不
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焉
累根深固在我倒未忘方將以情欲爲苑囿
聲色爲遊觀耽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
故教之所檢此以爲崖而不明其外耳其外
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
禮霑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
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
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
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

立言之旨邈有所同故位夫内外之分以明
不二之志略叙經意宣寄所懷

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
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
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順化
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存身則
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
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
俗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

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須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求宗則理深而義篤照泰息以語仁則功未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

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爲大王侯以體順爲尊得一故爲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爲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羣品萬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

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
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
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
其爲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
以化盡爲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爲場化盡則
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
生以形爲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
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已
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
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

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
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
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
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爲大
而未能令生者不化王侯雖以存存爲功未
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
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
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
杭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霑其惠者
也

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廓無所寄則宗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爲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爲

檢雖應世之真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開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惑亂此三者皆即

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爲關鍵而不開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謂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爲靈仙，轉輪聖王，或爲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

現諸王君子，莫知爲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師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筭。雖援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今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

卷六

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達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主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爲生

又化而爲死既聚而爲始又散而爲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敬則反所受於大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始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爲之哉若令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爾爲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

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生爲彼徒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異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爲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爲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爲誣也亦已深矣將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之中復相與而依倚神也者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

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暗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爲人鞠死爲反真此所謂知生爲大患以無生爲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

其變無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方生方死之說而或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註六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今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

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請爲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爲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反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之於形耶爲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受之於神是爲以神傳神則丹

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暗之分定於形初雖靈鈞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沈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効之以事無惑於大道

卷六

九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聞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爲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

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霑其惠同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爲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者當資以糒糧錫以輦服不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

步之跡所悟固以弘矣然且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答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鷦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爲功息心以淨畢爲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

桓楚許沙門不致禮詔一首

桓楚得廬山遠公書及論以大亨二年十二

月三日乃下詔停沙門致敬事詔曰門下佛法宏誕所未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已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便皆使聞知

侍中卞嗣之等執沙門應致敬啓四首并桓

楚答三首

初啓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郎臣表恪之等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

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
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
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
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桓玄一報曰何緣爾便宜奉詔

二啓

侍中臣嗣之等啓事重被明詔崇沖挹之至
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
理至同歸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
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

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化
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羣心永爲來式請如前
啓謹啓

桓玄二報曰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
遂其道也

三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詔如右陛下至德
圓靈使吹萬自已九流各徇其美顯昧並極
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羣方所以資通天
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爲本道達爲

功自斯已還蓋是斂麤之用耳神理緬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爲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内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踈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讚沙門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關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桓玄三報曰自有内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

代理卿區區借此更非讚其道也

四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内外兼弘者聖旨湍通道冠百王伏讀仰歎非愚淺所逮尊主祇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超邈遠略常均臣暗短不達追用愧悚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永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宋孝武帝抑沙門致拜事一首

宋孝武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臣聞遵拱

凝居非期宏峻拳跪盤伏豈止敬恭將以照
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分
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惟浮圖為教過自
龍阜反經提傳訓遐事遠諫生鑒識恒俗稱
難宗旨緬邈微言倫隔拘文蔽道在末彌扇
遂廼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迷
襲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拘忠虔為道
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
有屈膝四輩而間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駭
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

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萬仙賁
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眊階席
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
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皆當盡
禮虔敬之容依其本制則朝徽有序乘方兼
遂矣帝從之

釋彥棕曰孝武傳云帝即位二三年間方逞
其欲拒諫足以敗壞令天下失望有世祖才
明而少以禮度自肅若思武皇之節儉追太
祖之寬恕則漢之文景曾何足云從大明六

年至景明元年凡四載令拜國主而僧竟不行豈非理勃天常固使綸言徒設耶

夏赫連勃勃令沙門致拜事一首

晉恭帝元熙中赫連勃勃據夏州略二秦之

地行五刑之虐便言勃勃謂已是人中之佛

堪受僧禮乃畫佛像披於背上卷六令沙門禮像

即爲拜我後爲震死葬後復震出屍題爲無

道之字尋爲北代所吞爲天下笑焉

齊武帝論沙門抗禮事一首

齊武帝永明中勅定林上寺僧法獻長干寺

僧玄暢於三吳沙簡僧尼時暢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中興僧鍾於乾和殿見帝帝問鍾如宜鍾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廼問尚書王儉北地沙門與王共語何所稱又正殿坐不儉答漢魏佛法未是大興不見記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玄等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

此尚自稱名況復餘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自爾沙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

隋煬帝勅沙門致拜事一首

并興善寺沙門明瞻答

隋煬帝大業中改革前政令沙門拜帝及諸官長等懸之雜令至五年南郊謁帝大張文物廣位羣僚于時佛道二衆依前跣立有勅云條式久行何因不拜黃老士女聞便致禮唯僧尼儼然時興善寺沙門明瞻答帝曰僧等據佛戒不合禮俗帝曰宋武之時僧何致拜瞻曰宋武狂勃不拜便有嚴誅陛下有道

不拜不懼顯戮帝令問對僧名遂散瞻明旦致闕重叅有司募敢死者對詔謝過內史爲通昨不拜之罪帝夷然不述乃盡京僧尼設齋人別施錢帛後帝至西郊顧謂蘇威曰朕謂京師無僧昨南郊中亦有人焉拜事因寢洛濱翻經館沙門釋彥棕福田論一首并序附六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盧山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憂戒寶之將沉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論不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隱密援例杳深後學披

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叙更號福田
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
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
之要吾今粗爲論之夫云福田者何也三寶
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佛也玄理幽寂
正教精誠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僧也皆
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越天人重踰金石
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尊法以佛
師居本僧爲弟子崇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
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

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寂聲滅影
盡雙林之運刻檀畫像留一化之軌聖賢間
起稟學相承和合爲羣住持是寄金人照於
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
方外以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
意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於壞色髮則落
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爲飾上天
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當致敬有經有
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
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

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

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以日月之光潤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首蛇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忌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頓廢譬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若能獲

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剔除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詎應恃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眾斯文復彰其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沿佛性可尊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有沙門敢爲凌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

變多招無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

主人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爲辯試舉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無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王不言而萬國治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爲而不恃斯乃

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澤況復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羸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恩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稱報乃深微以身敬收利益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減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如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即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

僧而類民非白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裡總
祭惟存仰福為尊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
拜俗天地可及斯義罕乖後更為叙是謂第
一無德不報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
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尚
談智典如塔之貴附六似佛之尊十七歸之則善生毀
之則罪積猛心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
期成覺迥而能趣斯故剔髮之辰天魔遙懼
淙衣之日帝釋遠歡妓女聊披無漏遂滿醉
人髮剪有緣即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

止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因幼未受具對揚佛
旨小不可輕光顯僧力波離既度釋子伏心
尼陀亦歸匿王屈意乃知若老若少可師者
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後賢愚之際默語
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
實信心平等或有值真纔滿四人即成一衆
僧既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
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
大矣足可以號良田之最為聖教宗是謂第
二無善不攝若論淨名之功早昇雲地卧疾

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隨時變其例乃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無責沙彌志願和尚推奉一往直觀悉可驚怪再尋釋典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驚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既非三慧詎是恒式因機作法是為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耆幼有序先後無雜未以一士別業而令七衆

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而鼓盆身葬羸而視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槩明主之制乎況復覺典冲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無礙且復周之柱史久牽王役魯之司寇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迥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厭斯有為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者

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無榮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輩為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眾為神所禮王寧反受於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之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關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狀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

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為孝許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為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篤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謹案多羅妙典釋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為護四六四信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彼日精月像之降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膺天順民御圖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本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

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久長然則雷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赫便怒及出言布令風行草偃既抑僧禮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略宣吾志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典

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寔繁僕雖庸暗頗亦承覽文終幽明辯包內外所論祭典尚有餘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

藉禮官本置奉常專司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真佛已潛聖僧又滅空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閑逸相學剝剪職掌擅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役纔觸王綱即墜民貫既同典禮詎合稱寶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客但知其一未曉其二請息攀緣少加聽采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祇惡趣神勝於色普

該情道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爲
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
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類於一氣微言
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
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發嘗試言之受父
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
形至若己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
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
帶熏習漫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燄之連出
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

之豈觀其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聖神理
幽細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
弗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無遷謝生盲自不
瞻覩託想追於舊蹤傾心翫於遺法若欲荷
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
假慈雲爲內影憑帝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
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
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
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
也所像者尊則未叅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

臣斑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常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季暫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遣同之可恠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論

卷六

三十一

遺文足知若人之命代必死而可作余歸衆爲之宋孝武晚年鳳德既衰百姓失望受臣下扇動抑高尚之跡渙汗設而不行者何豈非悖理而然乎僞夏政虐淫刑逾於商紂皇天降罰不亦宜哉王儉獻讜言於齊君明瞻陳切對於隋后竟全方外之節諒道藉人弘者歟琮上人福田論理例宏博恢張教義美矣余綿鏡前哲垂文足爲後賢准的望古追慨因而編錄焉

贊曰猗歟何君拔萃出羣危言轉政克著元

勲美哉王令歸心至極不憚威權確乎秉直
遠公孤潔不緇在涅書論既陳桓楚屈節孝
武縱欲赫連肆暴拒諫淫刑詳諸雅誥王儉
獻可齊后是思瞻僧切對隋君納之洛濱高
士飛文擅美見重當今良有以矣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故事下

音釋
耽 丁含切 過樂也 酒 彌典切 弱也 遜 徒困切 逃也 液 羊益切 融液也
鞫 居宜切 與羈同 瞽 瞽音古 跛 戶鉤切 乾食也 漱 蘇
口也 鷦 鷦即消切 銜名行也 鴛 乃胡切 鴛鴦也 締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三七冊

都計切結 繇 以周切 與 過 他歷切 倨 居御
不 解也 襲 受也 責 禮子忍切 會 緝 七入切 剔 他歷切
也 解 羸 即果切 與裸 襯 初觀切 銓 此綠切
覲 亭歷切 見也 讜 多朗切 直言也

四

三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三七冊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三

縣七

唐弘福寺沙門釋彥棕纂錄

議不拜篇第二

上

議不拜者明沙門不應拜俗也聖上情敦名教令拜君親慮爽通途許開朝致有謬誤之士人百獻壽社稷之臣爭陳顯論焉

勅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一首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俗表

啓

一首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賢論沙

門不應拜俗事啓一首

又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門不合拜俗

等事啓一首

又序佛教隆替事簡諸宰輔等狀一首

并啓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又大夫孔

志約等議狀一首

右驍衛 右監門 右奉宸 官府寺

右四司請同司禮議狀

司元太常伯竇德玄少常伯張山壽等議

狀一首

司戎太常伯護軍鄭欽泰員外郎秦懷恪

等議狀一首

司刑太常伯城陽縣開國侯劉詳道等議

狀一首

司宗寺 右一司請同司刑議狀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一首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
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
之躅事叶儒津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
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宋朝整革此風少選
還遵舊貫朕臬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
獎以名教被茲真俗而厲鄉之基克成天構
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
欲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
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
奏聞

龍朔四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許敬宗宣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俗表一首

僧威秀等言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父義當依行理無抗旨但以儒釋明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芻蕘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以自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多宗匠攸

遠時時間發自漢及隋行人重阻靈岫之風猶鬱仙苑之化尚踈未若皇運肇興提封海外五竺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之命載隆輜軒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返拜君父乖異羣經便發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幼冲庾冰矯詔桓楚飾詐王謐抗言及宋武晚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曰流言終纏顯議況乃夏勃勗拜納上天之怒

卷七

魏燾行誅肆下癘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
僧等奉佩悼惶投庇失厝恐絲綸一發萬國
通行必使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譽悠哉後
代或接効尤之傳伏惟陛下中興三寶慈攝
四生親承付囑之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
遵正教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禮
之敬俯仰惟咎慙懼實深如不陳請有乖臣
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罔君之罪謹列衆經
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
朝議斯穆終遵途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

於齊后塵黷威嚴惟深戰戰謹言龍朔二年
四月二十一日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中表上請
左右相云勅令詳議拜未定可待後集僧
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相與謀議共陳啓狀
聞諸僚案云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賢論沙門
不應拜俗事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自金河徙轍玉關揚化歷經英
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歸向知津故得

列剎相望仁祠綦布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
懷正道之儀清信之士林蒸高尚之賓雲結
是使教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
五乘之清範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過犯
滋彰冒塵御覽下非常之詔令拜君親垂惻
隱之懷顯踈朝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
良由行缺光時遂令上霑憂被且自法教東
漸亟涉宸隆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
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謨
乖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惟

第七

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道俗來蘇繁務攸
靜今法門擁閉聲教莫傳據此靜障拔難之
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叫閭難及徒鶴望於
九重天階罕登終栖遑於百慮所以干冒陳
款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洽是則遵崇
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四
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塵擾之深惟知
慙惕謹啓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沙
門不合拜俗等事啓一首

夫人帝后之母也
敬崇正化大建福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三七冊

門造像書經架案相續入出官禁
禁問莫加僧等詣門致書云爾

僧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
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
化萬載扇唯聖之風故得寰海知歸生靈迴
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
外七易犯遂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
徵備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
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
之容法衣剔髮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報果
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偽生熟

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
之無窮律制別科若涯之有際宗途既列名
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固使
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
以時經濁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偉
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翳於憲章上
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睠垂朝議之勅
僧等內省慙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
厝仰惟佛教通囑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
當斯遺寄況復體茲正善崇建爲心垂範宮

闡成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諮
陳希垂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
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啓四月
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簡諸宰輔
等狀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
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重
之若聖此則佛化之初及也

朱士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域沙門

十八人來化始皇始弗從禁之夜有金剛
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首謝焉

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關西域獲金人率長丈
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爲大神燒香禮拜後遣
張騫往大月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竺也
彼謂浮圖即佛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也

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往見有
佛經此則周秦已行始皇焚之不盡也

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
經還于時漢境稍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

途潛隱重此中興也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東傳雒陽畫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雒城西門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不聞拜毀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為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屏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

蜀中二主四十二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聞信毀

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後庾冰輔政帝在幼冲時為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返三議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興中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

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

之君莫不降禮

如育王等禮比丘事

良以道在則貴不

以人為輕重

如魏文之軼于木漢光之過于陵等

尋大法東流

為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

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

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

王侯於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

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

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

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太明六年暫制

拜君尋依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

重逾深

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

行備見魏收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讒滅

法經於五載感癘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

自晉失御中原江表稱帝國分十六

謂五涼四燕三

秦二趙夏蜀是斯諸偽政信法不虧唯赫連勃勃據

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為樂佩像背上令僧

禮之後為震死尋為北代所吞妻子刑刻其

如蕭子顯齊書

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
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
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
法師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
修身名爲外教跡上三乘之教教靜心惑名爲內
教老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
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移

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
法海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

煬帝嗣錄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
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
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剗斲之虐被於
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
依舊轍良以三寶爲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
之位雖信毀交貿殃咎推移斯自人有宸隆
據道曾無興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劫之大
期壽六萬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
作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四部據斯以
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

卦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
尚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而便責同臣妾
之禮又吳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
祭饗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
部奉其道而伏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也故
得冥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註七豈復同符
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也
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達形命
如陽燄是故號爲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家
人之禮出俗無需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

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今列
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

梵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
六親亦不敬事鬼神

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

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
禮拜一切白衣

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
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
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

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

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

法毀些留難者犯根本罪

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

教今乃全違佛教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

又謗無善惡業報

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根本重

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無

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

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

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

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亡無數時人不知是

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爲救
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
載

僧道宣等白朝宰羣公伏見詔書令僧致敬

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家之迹

列聖齊規律七真俗之科百王同軌十干木在魏高

抗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

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開放之

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五衆陳誠

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

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專於釋典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爲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栖遑罔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敬白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以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

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申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又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羣議紛紜不能盡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導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慶曰勅令所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

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迭議文抑揚
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
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
錄件之如左焉

議沙門不應拜俗狀合三十二首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大夫孔志約
等議狀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爲師尚
有不臣之敬況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剔髮同
於毀傷擁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

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渡道極崇高何必破
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爲孔拜處俗塗
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
身再三研覈謂乖通理又道之爲教雖全髮
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
皇基義籍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無黜彝
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軫神
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既奉詢蒞之詔敢罄
塵襟之誠懼不愜允追深戰惕謹議
司元太常伯竇德玄少常伯張仙壽等議狀

一首

霄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后
標則天之貴至於擎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
同遵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
父理絕名言而老釋二門出塵遺俗虛無一
旨離有會空瑞見毗耶闡慈悲之偈氣浮函
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間養生在慮罷色
聲之相寂滅爲心執禮蹈儀者靡窮其要妙
懷忠履孝者未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
出生靈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

變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沿革整乖而
斯道無墜洎哀纏雙樹慟結三號防後進之
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當輔成舊教豈應裁
制新儀誠宜屈宸扆之嚴申方外之旨委尊
親之重縱寰中之遊愚管斟量遵故爲允謹
議

司戎太常伯護軍鄭欽泰員外郎秦懷恪等
議狀一首

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二字爲經百成攸
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萬劫紫氣浮影

混萬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軻殊軫秀天地
陰陽之稟禮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
矩跡端形則教先於闕里齊心力行修來悔
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爲內防雅有制於魏闕
儒爲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素範振
蕩風物翺鵬逸鷄促椿遼菌無爲無事何得
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爲三寶佛以佛法僧
爲旨道以道經師爲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
通資信亦爲政是基禪聲濃化而比丘未喻
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逸以矜傲爲誇誕處

匹夫之賤直形骸於萬乘忘子育之恩不降
屈於三大固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非遂
降綸璽是攻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而
稽古愛道叅酌羣情懷響者谷不銷聲撫塵
者山無隔細必備輿人之頌以貢藹蕤之說
何則柱史西浮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
年雖歷變市朝而事無損益唯庾冰責沙門
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進奏慧遠
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以大易經綸三
聖蠱象不事王侯大禮充牣兩儀儒行不臣

天子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
冑豈曰觸鱗故人不爲嬰網惟舊詎先師道
法侶何後戎照上則九天眞皇十地菩薩下
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風而禮謁或御
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
豈無其人哉五刑之設關三木者不拜豈五
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宿德之
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
身以輸忠彼則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
彼則不敬其親雖約施三章律輕三尺有一

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寘於臣責者
豈不以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乖
蓮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削珪之旨人以束
帶爲彝章道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爲華飾
釋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爲不忠辭家不爲不
孝出塵滓割愛於君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
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塗生莫重
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答
君親之恩事絕名像豈稽首拜首可酬萬分
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無輸報一

念必以人天爲願首四諦則於父母爲弘益
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屈膝爲盡忠色
養爲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
其容降其禮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
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衆
袞爲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稱兼
舛深恐一跪之益不加萬乘之尊一拜之勞
式彰三服之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無
父事三老無兄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敬
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數則卑其道數

而可卑道則云缺矣豈若存敬於已存道於
物敬存則已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
物敬於物所以尊於已也況復形循身也道
若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
揚則響應道崇則身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
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野七豈可使方外之人十五
存於身中之敬又被守一居道不離塵俗若
可拜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叅道則一
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之常域
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敬袞袞如敬佛

塔謂袈裟爲福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
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染
泥滓亦爲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爲義其
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
貶福田甚用危疑終迷去取解服而拜則越
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
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絕朝
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
來請而卑之復何爲者廬山爲道德所居不
在搜簡之例甘棠爲聽訟所息式致勿剪之

恩山與樹之無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
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
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
之輩焉復可卑其禮若謂兩爲欺詭則可以
而寢之寢之之道則芟薙之之謂是則所奪
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爲濃助則宜崇
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
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爲真儀不以金翠
而增肅假以芻狗而尊像不以芻狗而加輕
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

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已資
法服而為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
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
為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隔千門或爽通有
護法之資塞有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曷若護
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
依者居薜芥於其間哉語曰人因所利而利
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為利矣洎
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海接天潢枝連寶構
籍無上之道闡無疆之業別氏他族敬猶宗

往神基靈迹道豈偽今此為甚不可一也月
氏東國實祚斯侯定水玄波法雲彩潤高解
脫之慶演常住之福王前帝昔尚或攸遵主
聖臣良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一得儻緣
斯創造無益將來於恒河沙劫有毫釐之累
雖率土碎首羣生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蠲
不忠之罪此為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汲其
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隳肝瀝膽伏願聖朝
重興至教恒春柰苑永轉法輪心歡錄其人
百祚遠光於帝業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

惟詔旨微婉義難適莫天情畫一則可使由之
之廠想傍求則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
言以兩教為無則崇於聖運聖而崇之則非
無矣以兩教為有則筆削明時時而削之恐
非有矣斯所以岐路徘徊兩端交戰道宜存
跡理未厭心管宣窺天蛙焉測海理絕庶幾
之外事超智識之表自懷鈇閣筆扣寂銷聲
而欲鳥處程言芋中竊吹將聾聽而齊俗與
瞽視而均叟雖有聲於心靈終不詣於聞見
也直以八風迴扇萬籟咸貢其音兩曜昇暉

千形不匿其影茲焉企景是庶轉規就日心
葵輸洎驛露而醜顏漿夏履薄冰春兢惕已
甚被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城陽縣開國侯劉祥道等議狀
一首

竊以朝廷之叙肅敬為先生育之恩色養為
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禮於帝王受敬於
父母而優容自昔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
以然諒由剔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
服出家之人敬法捨俗豈拘朝廷之禮至於

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
主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以
不屈其身望准前章無違舊貫謹議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三

議不拜上

音釋

謬謬謬九件切謬五躅躅五切胡顏切
屬鄉屬落蓋切屬鄉藟藟藟窓于切刈草
薪輶以周切壽徒到切元癘力制切切厝故倉
也輶輕車也壽魏主名癘惡疾也厝故倉
也置戢阻立切宸烏瓜切稊稊稊杜奚切

籟籟落蓋切凡孔竅覲覲他典切
絨絨分勿切緬緬彌亮切剗剗苦胡切斫斫之若切
物而報切滓側氏切芟芟所咸切薙薙直里切
籟籟落蓋切凡孔竅覲覲他典切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四

縣八

唐弘福寺沙門釋彥懷纂錄

議不拜篇第二下

議

中御府少監護軍高藥尚等議狀一首

縣八

內侍監給事王泉博士胡玄亮等議狀一

首

奉常寺丞劉慶道主簿郝處傑等議狀一

首

詳刑寺丞王千石張道遜等議狀一首

司稼寺卿梁孝仁太倉署令趙行本等議

狀一首

外府寺卿韋思齊主簿賈舉等議狀一首
繕工監太監劉審禮監作上官突厥等議

狀一首

司成館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狀一首

司成寺館守宣業范義頤等議狀一首

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等議狀一首

右衛長史崔修業等議狀一首

左驍衛長史王玄策騎曹蕭灌等議狀一

首

左武衛長史孝昌縣公徐慶等議狀一首

右威衛將軍李晦等議狀一首

左戎衛大將軍懷寧縣公杜君綽等議狀

一首

左金吾衛將軍上柱國開國侯權善才等

議狀一首

右奉宸衛將軍辛弘亮等議狀一首

右春坊主事謝壽等議狀一首

馭僕寺大夫王思泰丞牛玄璋等議狀一

首

萬年縣令源誠心等議狀一首

長安縣丞王方則崔道默等議狀一首

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文學陳至德等議

狀一首

縣八

周王府長史源直心叅軍元思敬等議狀

一首

中御府少監護軍高藥尚等議狀一首

法本冲寂非有名言至道希夷故無聲教三

千大千之境小智未能揆其源恍兮惚兮之

中巨賢無以究其理但釋老二氏挺大聖之
安慧光塵外超然物表短三衣之拂石促四
海之傾毛談寂滅之宗說有無之教門開方
便演十二之因緣道誘多途述五千之廣說
敬順則逍遙六度忽怠則苦海長流故去髭
髮而就桑門釋素衣而紉緇服冀登彼岸出
此愛津父母貴其容王侯重其戒此即君親
道隔去俗絕塵三百之禮不拘五侯之位無
羨未可敦茲俗訓勵以風儀拜首私庭稽顙
公室請循舊貫於愚爲允謹議

內侍監給事王臬博士胡玄亮等議狀一首
竊以耆山闡化泛幽津而鼓機碧落垂訓趣
真境而揚言德總四天挺教殊乎俗檢義均
一指資敬異乎常倫故致禮堅林至理與恒
情別統屈身河上玄功共即事已乖是知緇
服黃冠非闕庭之飾禪林洞府豈臣子之榮
至於功深利益道備弘誘列三乘之旨則理
極四生示五千之文則言包萬象執慧刀而
割煩惱棄有欲而習無爲存歿仰其舟航動
植資其含養性相非研機所盡希夷豈探賸

所窮況乃轉法輪以翼帝功則功濟塵劫浮
真氣而基聖道則道冠混元蕩乎大乎固無
得而稱矣今欲獎同名教令依俗禮綸言既
降誰不曰宜竊恐高尚之風因斯遂往玄妙
之理流宕忘歸伏惟陛下愛敬隆於百王德
教敷於四海凝神體物弘道爲心何必約此
二門混同真俗之路限茲兩教亂彼默語之
途戒律既異於恒科跪拜豈通於常禮因循
之跡請依恒軌謹議

奉常寺丞劉慶道主簿郝處傑等議狀一首

夫孝養所以事親髮膚爲立孝之始敬忠所
以奉上跪拜申資敬之容此固仰究天經俯
窮人理至夫真如寂滅言行俱盡玄妙希夷
宵冥難測陛下恢弘正道闡闢妙門興彼法
徒膺茲冥祐然而教非域中之政形乃方外
之儀衣異國容身無首飾何以叅摺紳於下
拜廁笄總而長跪愚謂紹法象賢可以朝不
屈節毀形自絕可以家無降禮且同巢許之
流有益勸華之盛付囑之託因循爲善既奉
明勅敢陳正議謹議

詳刑寺丞王千石司直張道遜等議狀一首
竊惟君臣契重忠孝之義本隆父子恩深愛
敬之情攸切存日用之理荷生成之大受其
蔭者豈有忘其德餐其惠者寧有闕其禮斯
固在三隆訓盡一垂範乃理叶神衷義符聖
詔然而域內之法與老釋殊制方外之軌共
堯孔異轍筌蹄不能喻性相兩亡小大所不
拘天地齊一不以色養爲孝不以棄親爲疑
神道經久此而莫止尋其要旨亦有助化故
詭服無點彝章毀形不傷教義超出塵之表

紛然不羈之賓沖而無替疑爾圓湛雖因果
難了至理宵冥若存若亡因循自昔往者釋
遠著論晉庾息談與其慢也寧崇其敬今若
尊其道而毀其法要其福而屈其身是使鳴
錫趨劔珮之容捧鑪端簪笏之禮緇素並列
敬施雙行斯則袈裟怛金翅之威鉢盂慙呪
龍之術其爲教也安所施乎遜等預忝蒞
言非可擇輒申愚管伏深戰懼謹議
司稼寺卿梁孝仁太倉署令趙行本等議狀
一首

佛道之興其來尚矣自白光東照紫氣西浮
莫不遵彼五千宗茲二教無爲寂滅同樹勝
因而僧尼道士女冠趨承訓典其爲教也裨
濟實多歷覽前修非無去取所以同遵不拜
良或可觀至如道之爲宗皇基由漸尊嚴之
切有異恒倫附八宣可改作別儀俯隨常俗因循
不拜理謂爲允謹議

外府寺卿韋思齊主簿賈舉等議狀一首

竊以臣子跪拜固是常規爰在禮經兼有權
制毋拜其子以禮成人不臣其臣以遵其德

沈方外之教爲善不同道有凌虛佛無生滅
修心練行因果是憑名曰出家明超俗表咸
言勝業歷代俱尊盛立道場皆求常樂獻君
親以廣福濟含識於冥塗久大而論高於俗
教若同儒例還入俗流不尚學徒無由顯道
賴有崇護道獲常存不拜之儀以彰深護尊
道之本取益爲宗今據經文云拜非益利人
益國實所宜言非益之文何容敢進循法仍
舊無闕彝章體妙窮深非下能及幸霑菑議
敢竭愚誠懼不合宜追深戰灼謹議

繕工監太監劉審禮監作上官突厥等議狀一首

僧尼

一竊見王者尊敬神祇神祇之類尊佛弟子是以明其遠敬尊其所尊抑從拜禮愚謂未

可

一比見官人承詔不拜王師非是師賤下人乃以敬其王敎出家僧衆染衣除髮異俗標形承佛綸言爲國崇福君父致敬不禮其身僧披法衣不拜君父

一竊見神像所立因人作形形已作成人還返敬豈以因人所立則不致尊若不致尊立之何用佛以遺敎付囑國王王之所立王還尊敬如王不敬立之何益

道士女冠

卷八

六

竊見承先代之後者立居百王之上道士等身披老君之法服口傳老君之法言同俗致拜恐乖其禮謹議

司成館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老二敎慈敬弘深有國因循遂開崇

尚既久其法須從其道竊謂拜伏理恐未通
何者削髮異冠帶之儀持鉢豈樽俎之禮申
思方祈定慧無勞拜跪嚴親報德有冀具如
何必屈腰慈后山林既往非復廊廟之賓朝
野裁殊理宜高尚其事今使責以名教有虧
其旨臣等愚暗請從不拜爲宜謹議

司成寺館守宣業范義頽等議狀一首
臣聞至道冲虛般若玄寂在人則人尊在處
則處貴故河上仙老降劉后之高雞岫名僧
屈輪王之重是知斯風久扇千載同遵謹案

梵網等經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父母禮拜至
如傳儒業者尚與君王分庭抗禮孫爲祖尸
嫡胤冠祚父母猶拜其子爲傳重也當今聖
主法唐虞之揖讓任巢許之不臣超漢帝之
寬仁縱四皓於方外時八况受付弘宣闡揚玄
教既許出家理宜隔俗忽遣朝拜誠所驚疑
用人廢法愚謂未可且禮云介者不拜爲其
失容節也去俗之人身被忍鎧今同俗跪翻
貶朝儀忝職上庠謬叅賢館沐恩既重敢罄
謏聞謹議

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等議狀一首

竊以老氏玄奧發揮衆妙之門釋教凝寂瀟灑出塵之境自夫金容東度真氣西遊挹道希風繇區浹域聖朝撫運茲道彌隆仁祠法宇麗充都邑寶幢金刹彩綯路衢凡此憑奉庶爲資益兼存其教竊謂可通謹議

右衛長史崔修業等議狀一首

李釋二教旨趣幽深理絕名言功超意表道以清淨爲主佛以拯物爲宗然含生者以爲津梁有形者將爲彼岸故河上屈文帝之貴

驚嶺感明皇之尊自茲以降其道彌廣止如

柱下妙理迦衛神蹤仰其道者莫識於指歸挹其波者無詳於終始方審駕鶴遊五嶺分形遍三千直是託迹應身方便誘接但憑其化者俱希輕舉之功資其業者亦救濟於塵劫是故黃冠既變緇服纔霑人主不屈而臣父母不予而畜此乃尊於佛道非是虧於禮儀拜揖者何損於身但恐虧於聖教必也形神雙遣拜揖兩忘均然同彼天真無煩貌屈既未窮於性相便是若存若亡理須成此勝

因遂其高尚況今聖上欽明孝臨天下尤遵
二教資助福田所以道士道人許其不拜且
遣拜甚易不拜甚難足使襄野幼童不獨喜
於軒帝河上老叟無專美於漢皇千慮一得
不拜爲允謹議

卷八

左驍衛長史王玄策騎曹蕭灌等議狀一首
自佛教之興始於天竺臣經三使頗有見聞
臣聞輸頭檀王是佛之父摩訶摩耶是佛之
母僧優波離者本王家僕隸王親遍禮敬同
於佛臣又見彼國僧尼法不拜諸天神祠亦

不拜君王父母君王父母皆禮僧尼及諸道
衆臣經難彼僧曰此之僕隸始落髮披緇殊
無所識即令君父致敬大不近人情僧對曰
雖初剃髮形已同佛復能震動魔宮雖曰無
知豈不如泥木泥木一立爲主像縱博通貴
勝得不致敬僧不拜俗亦已明矣
一臣又親難彼僧曰維摩經比丘亦禮維摩
詰足法華經僧行普敬此二經文拜俗明矣
何因比丘得不拜尊者僧曰佛制律經乃是
僧尼常軌其維摩經比丘荷法暫行曲禮法

華經大士一時別行何得以權時別行亂茲
恒典臣深然之臣聞妻死鼓盆環屍而歌此
亦一時別行豈得預於喪服之制

一臣於天竺經禮天像彼王乃笑而問曰使
等並是優婆塞何因禮天臣問所由答曰此

時八

九

優婆塞法不禮天昔迦膩色迦王受佛五戒
亦禮天像像皆倒地後至日天祠事天者恐
王至禮天像倒遂將佛像密置天頂王三禮
不倒王恠令檢於天冠內得一佛像王甚大
喜歎佛神德嘉其智慧大賞封邑至今見在

又云有外道受佛五戒但供養天祠而不頂
禮王責不禮之罪白王曰小子豈敢辭禮禮
恐損天王曰天損不關你事彼即禮拜天像
遂碎五戒優婆塞尚不得禮天況具戒僧尼
而令拜俗臣玄策言臣聞百王布軌但禮制
於寰中大覺垂教乃津梁於域外莫不資真
人以易俗賴高僧而移風遂得謐四海之波
濤脫三界之塵累故漢帝不屈於河上輪王
遍禮於沙彌此則道俗殊塗豈得內外同貫
教許黃冠之輩遊一道於寰中緇衣之徒駕

五乘於方外因循既久助化益深草偃風行
其來尚矣臣聞聖人無常師以主善者爲師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兆庶曩昔敬信
歸依今議令拜君父寔乖主善百姓之心況
袈裟異華俗之服髡削非章甫之儀崇之則
福生卑之則罪積共知拜君無益於國拜父
不利於親臣如寢默不言豈得爲忠爲孝臣
望隨舊軌請不改張同太宗文皇帝故事依
前不拜謹議

右武衛長史孝昌縣公徐慶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綱之重義極君親百行之先寔資敬
愛而黃冠緇服咸均亭育之恩謁帝奉親頓
虧臣子之敬本乎敬義頗紊彝倫解而更張
抑爲通允然則道樞遽曠出乎名言之外慧
輪廣運超乎心行之表經行之侶庇白馬而
栖禪緒性之流佇青牛而警契雖迹羈有待
而利涉無涯誠宜重其道而崇其教尊其人
而異其禮是以河上真人親紆漢后之蹕廬
山慧遠竟絕晉臣之議況復出家殊致顯昧
異塗羽帶田衣既匪朝宗之服乘杯負局寧

同就養之方致敬之儀未爲盡善若以道雖
可尚而處非其人則宜峻彼隄防甄其律行
不可以人屈道誠可以道勵人伏以皇家發
慶肇自猶龍之德宸居體寂每崇靈鷲之風
不革前規彌光尊祖之義儻違舊制便曠師
臣之禮天渙下覃俯令詳議竊懷管見輒肆
芻詞用檢之宜非敢取衷謹議

右威衛將軍李晦等議狀一首

原夫指樹禱祥警龍德於皇胄蹈花標瑞抗
輪寶於宸儀創跡毗城包紫宙而開宇疏基

厲壤貫青曦而闡耀故能抑揚庶類控引羣
靈十地閑安趨紺殿而希果九天凝實佩玄
珠而問津由是著美皇猷馳芬帝載緇服齊
裾於上輦黃冠接武於中州宴坐經行道不
叅於廊廟登壇執簡迹未齒於朝宗今欲約
以儒門牽於王制儀育纓冕法符簪笏便是
貴其道而賤其人申其教而屈其禮禮隨教
顯人由道尊固可以道廢人不應以禮虧教
誠耳疇咨故實軌範舊章俾夫高尚之風昭
明易象隨時之義允洽毗心但燭燎螢翻豈

增華於日月塵霏露委希締美於山河冒進
蕩言輕陳輿頌詞踈理惜汗驚神悚謹議
左戎衛大將軍懷寧縣公杜君綽等議狀一
首

竊以至道沖虛釋教凝寂津梁庶品導引羣
生銷鄙行於未萌發慈心於已悟然而後身
濟物雖假於名言勸善懲非無資於賞罰信
乃善開方便冥助政道伏惟皇帝陛下德合
乾坤恩霑動植含靈稟氣俱荷曲成僧尼之
屬誠宜拜跪但不拜君父者在經文臣以爲

道或可存則言不可廢且君父尊極事絕擬
倫在於臣子敬非緣拜既殊道俗無嫌倣誕
以臣愚見不拜爲宜謹議

左金吾衛將軍上柱國開國侯權善才等議
狀一首

竊以釋道二門津流自遠求諸典實宗敬斯
弘至若皇極所宗寔光華於萬祀漢室惟啓
亦紛郁於千載且君親在三儒有不臣之禮
玄寂居二制無揖拜之儀義不師古請循惟
舊謹議

右奉宸將軍辛弘亮等議狀一首

釋老二門教周四海源流自久弘益已深敢
申愚見仍舊爲允謹議

右春坊主事謝壽等議狀一首

一勅云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

卷八

十二

凡百之行攸先者此實先王之要道也今請
申其理竊尋教有外教內教之別人有在家
出家之異在家則依乎外教服先王之法服
順先王之法言上有敬親事君之禮下有妻
子官榮之戀此則恭孝之躋理叶儒津出家

則依乎內教服諸佛之法服行諸佛之法行
上捨君親愛敬之重下割妻子官榮之戀以
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既
許不以毀形易服爲過豈宜責以敬親事君
之禮異乎孔老之教所以理絕常境不抑拜
禮無損於國也

一勅云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依舊貫者自
佛法東流六百餘載帝代相次向有百王莫
不敬崇佛法樹福僧田者故以染衣剃髮同
諸佛之容儀割親辭榮異衆人之愛戀天龍

敬重號爲福田故佛告僑曇彌莫供養我當
供養僧此則大聖誠言理不可棄如其佛語
可棄請總除廢豈容存之欲求其福辱之而
責其拜禮也伏惟太宗文皇帝聖智則無所
不達神威則無所不伏于時僧衆豈不易令
跪拜故以佛法可敬長其容善又恥好異亂
常之迹故不爲也但願近依先朝聖化之道
遠棄晉宋邊鄙之法則萬古不悞道俗心安
矣

比見普天之下俱行孝道親在則盡心色養
親歿則追思遺迹者皆稟陛下至孝之道也
今忽改棄先朝正淳之軌遠慕晉宋矯異之
風今僧等雖復暗昧竊爲陛下不取也伏願
追思先迹還依貞觀之法此則至孝之道不
化而自行矣

一勅云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
斯矣臣竊尋付囑之意恐不如此何者佛以
像法末年淳心漸薄邪見增長正法衰替四
部之衆無力弘宣是以付囑國王令王擁護

如其王者不護法當衰沒自壞豈勞付囑令
王毀壞今僧徒雖復凡鄙而容儀似佛使之
跪拜還如佛拜

一至於此則存之無益且夫去好異順大同
者君子之道也故先朝云以人從欲亂於大
道君子所恥此風未遠伏願依行

人或問曰經中既說新學比丘禮維摩詰足
不輕菩薩亦致敬於慢衆況今聖主示爲白
衣神德則不謝於維摩立行則不同於慢衆
今使僧拜正合其宜更有何辭敢不從順答

不可以一人別行而亂於大教若以比丘頂
禮於居士則今五衆設拜於君親俗人有居
母喪而不哀豈使天下喪親而不哭至如莊
周對婦屍而歌樂知存歿如四時孟孫居母
喪而不戚達死生乎一貫此皆體道勝軌何
不令天下俱行若以體道之情不可施於國
法者彼亦證理之行豈得施於大化之議風
也夫議者蓋欲取其大理以成畫一之法三
教之法即國王法其法既成終天不易若不
行用則須除廢若行用之必須述其教跡昔

聞帝王禮佛未見佛禮帝王所以帝王敬法服者以先聖國王受佛付囑歷代尊承佛教故也父母敬其袞裳不可屈其佛衣招父母之過自古帝王度人出家去其鬚髮與其佛衣不拘常俗今作導師敷演法教而作福田若今其禮拜則屈其尊服付囑之義安在今欲改變恐昧理之流心有疑惑因生其過譬由敬泥龕木像以其圖寫佛容若不覩相欽承泥木一何可貴泥木尚假佛儀僧尼還託法服無假無託疊代誰代如愚所見望請循

舊不拜爲定謹議

馭僕寺大夫王思泰丞牛玄璋等議狀一首竊以厲鄉垂範實東國之至人祇園演法乃西方之上聖皆能割慈忍愛絕塵離俗禮者忠信之薄超道德而上馳色爲真相之空遺形骸而幽蹟故前王待之方外後帝許以不十五臣習見生常其來自久頗爲改創恐乖聽矚且復緇衣非揖拜之徒黃冠異折旋之侶縱使人非精感不能式景玄風本立道生庶以漸持真教若浮沉類俗俯仰隨時恐驚嶺之

業將虧茨山之風行替變道從儒未見其可
因循勿改竊用爲宜謹議

萬年縣令源誠心等議狀一首

竊以老釋之教雖曰沖玄君父之尊終資嚴
敬況所行化不出寰中義屬在三須遵孔禮
但爲落髮不可加冠法衣不可加帶無冠無
帶拜伏失儀如愚管窺依舊爲允謹議

長安縣尉崔道默等議狀一首

竊惟在三之禮罔極於君親不二之門獨遺
於資事豈不以真俗兩隔孔釋雙分臨之寵

辱既不驚受之髮膚則已毀玄冕與緇裳詭
飾振錫與鏘金殊義足使弱喪知歸行迷識
反今若降其塵外之迹嬰其俗中之事一乘
紊典三歸弛法尚其道而黷其儀挹其流而
汨其本義非稽古宋不足徵求之愚衷有所
未愜且道之爲道玄之又玄衆妙所歸啓聖
辭屬入關之業可大而不可小居河之訓可
尊而不可卑降纏睿想方弘損益冒進翦詞
伏增戰汗謹議

沛王府長史皇甫公義文學陳至德等議狀

一首

臣聞三教同歸漸頓雖別俱爲助化咸稱勸
善宣尼作訓不拘方外之流大師垂範全捨
寰中之累虛室生白一粒餘資並駕康衢雖
道是務自玄風載偃法雲收族黃冠緇服心
跡不俱皇上愍其忘反式令廿八僉議但絕胤髡
頂形之重也擎跪拜伏禮之末也今若捨其
重而檢其末申其道而屈其人恐習俗生常
頓改非易伏望嚴告有司詳加誘進如更因
心靡厝方可寘之形禮輕陳芻管伏深戰懼

謹議

周王府長史源直心叅軍元思敬等議狀一
首

釋旨希微理暢有形之表玄宗周像義軼無
名之外括三才而體要包萬類而窮神真氣
麗闕佇猶龍之西舉法雲彩野馴巨象之東
歸玉洞仙經沖玄羽化金容懿範演聖龍宮
至道難名神功不揣爰自周漢咸著丹青典
千當塗因循不替是知趨玄門者千古崇釋
典者百王剪髮緇裳忽輕肥之美變冠黃服

蔑簪紱之榮莫不志越寰中心遂方外去揖讓之節就戒律之儀施禮樂之規遊虛白之室是以如來祕說絕敬君親縣古洎今無朽茲教教如可廢法亦可刊教捨法存法將安措且甲士不拜豈伍卒之自尊天顏咫尺非一介之云貴並以銜威稟命所以禮棄謙恭附八況乎延思煙霞解塵俗於羈網警情法界釋怨會於樊籠而使降出俗之容展入家之禮考古恐乖通理論今懼爽彝章議逮藹微敢申管見瞻對踈謬悚懼交懷謹議

論曰玄教廢興理鍾斯運而盛衰之寄抑亦人謀皇上御辯乘時允膺付託所以降非常之詔勵釋侶於明時者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余聞其語矣今見其人焉觀秀上肆力釋君昌言帝闕詞志款款勤則勤矣而宣公之啓狀詳切該博吾無間然方今以大法爲已任思正其傾危能負重道遠者此其人也歟仲尼云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若此真可謂

至覺元首良哉股肱中臺周府等議雖文質
有乖而咸得事要然樞紐經典疇咨故實理
例鋒穎詞韻膏腴則司戎之稱鴻筆麗藻矣
若標以顯議約以正詞其文辯潔其事明覈
則左驍衛舉其綱領矣將來達鑒斯焉取斯
讚曰正法既隱像季斯微不有明詰慧日誰
暉獻可替否飛英萃實詳諸耆賢驗乎茲日
卓卓英秀是振墮綱審審宣公承運斯巨衆
議詵詵宏模諤諤蘭菊殊美絲桐間作秦君
鴻筆王生顯議文質舛途忠貞齊懿惟茲盛

德謀無不臧一時風素千載流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四

卷八

議下

音釋

茶敷文切頽俱倫切疑正鄂力切宵烏皎切恆女六切
也愧胤胤羊晉切紊亡運切紆也俱切蹕吉必切
之警蹕也曦許羈切覓虛政切憎莫鳳切
矚之欲切軼夷質切馴詳遵切墮徒回切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五

縣九

唐弘福寺沙門釋彥棕纂錄

議拜篇第三上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寓尚開
信毀之源豈惟像末不流弘約之議頃以法

縣九

海宏曠類聚難分有穢玄猷頗聞朝聽致使
柯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
巨唱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
君子或能詳覽

議兼拜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三七冊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狀

一首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長安縣令張松壽等議狀一首

議令拜

中臺司列少常伯楊思玄司績大夫楊守

拙等議狀一首

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狀一首

蘭臺祕閣局郎中李淳風等議狀一首

太常寺博士呂才等議狀一首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三七冊

司宰寺丞豆盧暕等議狀一首

司衛寺卿楊思儉等議狀一首

司馭寺丞韓處玄等議狀一首

詳刑寺少卿元大士等議狀一首

司文寺丞謝祐等議狀一首

內府監丞柳元貞等議狀一首

司津監李仁方等議狀一首

右武衛兵曹叅軍趙崇素等議狀一首

右戎衛長史李義範等議狀一首

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長史劉文琮等

議狀一首

右監門衛中郎將熊玄逸等議狀一首

端尹府端尹李寬等議狀一首

左春坊中護賀蘭敏之贊善楊全節等議

狀一首

卷九

右春坊中護郝處俊贊善楊思正等議狀

一首

司更寺丞張約等議狀一首

左典戎衛倉曹王思九等議狀一首

右典戎衛將軍斛斯敬則等議狀一首

左司禦衛長史馬大師等議狀一首

右司禦衛長史崔宗業等議狀一首

左清道衛長史蔣真胃等議狀一首

左崇掖衛長史竇尚義等議狀一首

右崇掖衛長史李行敏等議狀一首

左奉裕衛長史丘神靜等議狀一首

右奉裕衛率韋懷敬等議狀一首

雍州司功劉仁獻等議狀一首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狀一

首

竊以紫氣騰真玄牡之風西被白虹沉化涅
槃之蘊東流轡羽驟霞影玉京而凝衆妙津
慈照寂啓金園而融至道義觀空有理洞希
夷祛濟塵蒙熏滌因果神道裨教茲焉有微
坦躅業已遵從流弊議資懲革彈曰守法高
尚緝為流弊
連經拜俗為之懲革
即事不可具如理何
原夫在三之敬六位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
四始旌同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敬形於焉
禮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法為師

帝以天爲則域中有四王者居一焉王道
既其齊衡天法固乃同貫身爲法器法惟道
本黃冠慕道緇裳奉佛致敬君父眇契玄波
彈曰佛法乃寰外之尊帝天爲域中之大茲
存而令屈折不羈還類編人此乃法水壺而
不冰何玄波之眇契耶

且夫戒錄纔高猶盡肅於膜拜況乎貴賤懸
邈頓遺恭於屈膝彈曰王謚云沙門所以以上下相敬而抗禮宸居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津途有隔則義無降屈誠哉是言可爲龜鏡矣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疎齊寵辱惠我不爲是損已詎稱非自當泯若無情湛然恒寂安

假仰迦維而頓顙覲天尊而雅拜塵容不異
俗致敬未乖真彈曰沙門落髮披緇道俗懸隔拜遠傳教具顯經文而言敬未乖真容不異俗此乃指南爲北反白爲玄也且伯陽緒訓於和
光不輕演教於當禮妙叶謙尊之德遠符鄰
照之規則彈曰伯陽誕自姬周身充柱史爲官則王朝之一職言道乃儒宗之一流
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禮四衆乃
據理以行之理則無簡於怨親通貴賤而俱
卑微涇渭兩殊無宜一貫矣又三極之中師
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哉彈曰釋衆所以教義不殊故耳非是約本末而言何益浪之甚也若以袈裟異乎龍
繡穀巾殊於鷩鷩弁服既戎矣拜何必華各循

其本無爽彝式其有素履貞遯清規振俗神
化盼蠶戒行精勤藻揆桐鸞梵清霄鶴錦旌
徵獸瓊符御靈德秀年耆蠲其拜禮自餘初
學後進聲塵寂寥並令盡敬君父請即編之
恒憲彈曰若以不拜為非則德秀年耆詎宜蠲免若以不拜為是則後進初學無宜
令拜進退矛盾去取自乖請即編之恒憲何所見之短乎如此則進德修
業出塵之軌彌隆苦節棲壇入道之心逾勵
玄風斯遠國章惟緝庶可以詳爾景則靜一
訛弊彈曰以乖宗為景則謂守法為訛弊約斯見驗惟何可觀自我作古
奚舊之拘夫鏡非常之理必籍非常之照天

鑒玄覽體睿黻微探像外之遺宗極寰中之
幽致雖則暫駭常聽抑亦終冥大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竊以道教沖虛釋門祕寂至於昭仁濟物崇
義為心乃睠儒風理將無異彈曰儒教所明不踰寰域釋宗

所辨高出見聞故魏東陽王丕曰佛法沖至洽非儒墨者所知今言不異何多謬耶

若宿德耄齒戒律無虧棲林遯谷高尚其事
若斯儔輩可致尊崇其有弱齒蒙求重修靡
譽背真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
彈曰夫稱沙門者何也謂紹法象賢發蒙啓化儀非指紳之飾教殊廊廟之規求宗故所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三七册

以直骸孰可分其德業培俗故由茲抗體寧容隔以等卑但在君事親不拜之儀何可以訓彈曰誠哉奉君親者無宜不拜沙門不事王侯背恩天恩望請勒拜垂憲於後屬以并爲訓似未之思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等議狀一首

縣九

五

竊聞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心方外擯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謁爲務徒有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彈曰不法而然私謁者誠違教義只可峻其科簡懲彼不逞之徒寧容縱火昆岡而欲俱焚玉石

耶至若君親之地禮兼臣子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道士女冠等道爲時須事因法會者雖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以往並令請拜若歸覲父母子道宜申如在觀寺任遵釋典彈曰夫僧尼合拜則無宜不拜不合豈簡時方何得剃髮同是一人約處便開異禮法服始終無二據事逐制殊經此乃盲鼠兩端苟要時譽未日庶其以卑屈爲恥稍屏志隆家國獻奉忠貞浮競以道德自尊漸弘教法輒進愚管伏增慙戰謹議

議沙門致拜狀合二十九首

中臺司列少常伯楊思玄司績大夫楊守拙
等議狀一首

竊以佛道二教本尚虛玄演方便於三乘契
忘言於一指惟寂惟寞何寂寞之不完非有
非無何有無之不鑒今之法侶寔繁有徒久

損拜跪之儀

彈曰請問何處
令拜而言損耶

自處高尚之地

約有爲之戒律揖無上之君親

彈曰剃削既
奉釋宗守戒

不宜推之人情情涉縱誕求之至理理所未
設禮通彈曰推之人情巢許無云縱誕求之至理沙門寧曰不通

親庶垂範於來葉謹議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司平太常伯間立本等議狀一首

竊以寂滅垂軌猶弘孝敬之議無爲闡化終
叶虔恭之禮雖道超可道尚繫於三尊法空
諸法猶包於四大況皇猷遠暢衍地義以宣
風聖澤遐霑浹天經而灑潤至德所被理不

隔於幽明大道傍通故無分於真俗而違方

之士空迷相物之心淪俗之徒尚嬰自我之

累

彈曰今諸僧等莫不聖朝已來爲國所度
將以資奉陵廟津梁品庶而言違方淪俗

者豈不傷皇
家之福乎

莫識九重之貴不知得一之尊

絕忍孝於君親棄敬愛於母后求諸至理竊

第一三七冊

謂不通俱拜君親未乖舊典謹議

蘭臺祕閣局郎中李淳風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辟之重要君者無上彈曰沙門承恩入道非曰要君

五刑之極非孝者無親彈曰親放出家是以

悖德悖禮為大亂之本源彈曰悖等動依經義非悖德禮也

唯敬唯忠乃經邦之正軌彈曰僧等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

敬也禮乖事主而心哉其思忠也至於老教虛靜資柔弱以

曲全釋典沖和常不輕為普敬衛事如左威未

聞傲慢君親矜夸眾庶彈曰沙門身具佛儀人天自仰

寧是可以敦風勵俗安國寧家者也今令道

士女冠僧尼恭拜君親於道佛無虧彈曰經云拜君

損君拜親損親行敬違教執曰無虧復從國王正法大革前弊

深廢澆訛彈曰以順法為訛弊用違教為廢革可謂首燕適越背道逾多也

使其永識隨順之方更知天性之重謹議

太常寺博士呂才等議狀二首

一謹案老子道德經云域中四大王居一焉七

又案仁王般若經云地前三賢菩薩位當四

天下主內經又云假令比丘得須陀洹果經

八萬劫始見於地前今令道士女冠拜敬域

中之大僧之及尼拜敬地前菩薩此乃不乖

本教正合其宜

彈曰佛經所以不令僧敬俗者良以出處不同故也縱使

三賢菩薩為四天下主而猶現有妻子相不捨家位厚信曰如然致敬則無誠說故淫梁經云諸出家人從諸白衣謂正合其宜耶皇

后皇太子尊同於君理合敬拜

彈曰仁王經云出家人法

不拜國王國王尚不許拜自下斷焉可知矣

一又案道經云道士

一人得道乃追祭七葉父母此則立身成道

貴於追顯前葉今時未得道者見生父母理

合拜敬又案內經云西方妙樂國土本為法

藏比丘願力所成是知妙樂之所乃是比丘

願往生處也又案無量壽觀經云願生妙樂

國土者先須孝養父母後云具足戒行然經

宿不見即須跪問孝之儀也不拜父母何成

孝養今令僧尼道士女冠拜敬父母亦是不

違本教

彈曰如經所云生西方者該通道俗言具足戒行者此明出家往明處俗往因也

俗懸備修行兩殊安得混彼二因俱言釋侶

且孝養異儀寧唯跪禮揚名後世亦其主也故五分律云若諸沙門左右二肩荷擔父母親於身上便利不淨縱使一劫猶不能報須史之恩若教父母識三寶四諦受持五戒行十善道於一念頃即為報父母之恩何以故荷擔等事是一念頃即為報父母之恩何以若教父母識諦寶因果受齋持戒由此因緣即能證聖又四分律云佛言比丘不應禮敬一切白衣父母雖曰居尊終同白衣之例佛教不令禮拜若拜乃陷於親雖生有致敬之

容死招無量重罪不孝之極寧越是乎

一謹案周禮有九拜之

儀一曰稽首注云首至地也又案尚書言於

禹益等拜皆言稽首此為拜君之敬通於古

今也然今之僧尼禮拜正當稽首之法是以

維摩經云導眾以寂故稽首然今若令尼作

縣九

婦女跪拜但為衣服不稱恐爽於常情聖人

無心以百姓心為心俗行已久不求改變今

令尼等拜敬望請許其稽首此則不乖古今

之儀順於輿人之頌

彈曰夫希顏之士亦顏之儔慕驥之乘亦驥之

類今尼等辭禁是一入道不殊何獨慮爽常情即欲令其稽首若也不求改變稽首未且

循常情既也不循豈順輿人之頌謹議

司宰寺丞豆盧陳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門垂範義在沖虛道家立言理歸損

挹豈自矜尚然後為高

事如秘閣局議中彈

若乃君臣

父子之儀尊卑貴賤之序與夫儒教分路同

趨但緇服黃冠未通正法真言淨戒莫能堅

受唯憑衣鉢以自尊崇

彈曰經稱袈裟者諸佛幢相又言同於佛

塔鉢孟應法之器自古諸佛皆用此器故十

輪經云象王見獵師著袈裟敬故自拔其牙

與此獵師又四分律云大德娑伽陀伏毒龍

置於鉢中是知應器法衣其功不小法服之

貴何事深疑且負舛冕衣仲謙撫之道既虧

尼猶敬矧茲器服而不尊乎

重修之行彌失然則尊嚴之極本屬君親資
敬所歸道俗何別上動皇鑒下擇芻詞改而
更張請遵拜議謹議

司衛寺卿楊思儉等議狀一首

剛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釋路

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不輕之行事如

議中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彈曰經云淨名居士示疾毗耶

見有妻子常修梵行見有眷屬常樂遠離雖

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既同僧伍拜跪

故是常儀況乎示使宿心得法柱史委質於

寧容不荷引斯為例竊恐非宜

周王比乃成緇服之表綴立黃冠之龜鏡自

殊九

九

茲已降喪其宗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

迷途彈曰佛教入華歷經英聖五遭拜伏三

守迷溺理一人有作萬物斯覩紐維天地驅

駕百王轉金輪於勝境構玉京於玄域遂使

違真道士追柱史之遐風矯釋沙門緝聲聞

之絕典彈曰佛教所明人有二種一聲聞二

聲聞剃髮染衣守高蹈而成則教制聲聞況

之伍不今禮彼白衣順以奉行何名矯釋

太陽垂耀在天標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

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止出

家未能逃國彈曰沙門所以不拜俗者正以

絕於塵容非為逃國者也至如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三七冊

嚴光干木之流頽族商山之伍或踞謁長揖至之而不屈洗耳辭榮聘之而不至此亦高蹈而爾寧逃國乎同賦形於姒鏡皆仰化於姚風豈有抗禮宸居獨高真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爲悖臣君敬父於道無嫌考詳其義跪拜爲允謹議

司馭寺丞韓處玄等議狀一首

禮無不敬名教是先君父同資彝倫所尚況真人善下妙在和光菩薩不輕義摧我慢如中司衛議彈斯則外慮齊致分波共源所以綱紀百王則成萬品者也而緇黃之侶必習爲常

銷愛敬於君親行貢高於尊極苟殉私欲沙門棄髮髮去華競守道不屈豈殉私耶沙門棄髮髮去華競守道不屈豈殉私耶易稱言行君子樞機榮辱在焉何不慎也坐通教皆云今沙門不拜君靜言永念良可寒競謨詰顯然何云負旨心彈曰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又薩遮尼乾經云若人謗聲聞辟支佛法毀咎留難者諸善神王不護其國四方賊起水旱不調死亡無數今不信佛教抑令跪拜此則謗法此則留難若佛語有徵則粉首碎身無以塞責豈寒心靜念而可勉之哉如愚管見致拜爲允謹議

詳刑寺少卿元大士等議狀一首

竊以白馬東歸寺刹爰建青牛西上觀坐方

與莫不照燭昏迷導引騰化然敬君之簡

略闕言不拜之儀因循往有非直情乖物義

抑亦意爽聖經事如中臺司引議中彈且法服制儀表

絕凡流之恒敬蓮花寶座豈說不拜於君親

彈曰銅自石生珠因水育取者方委傳者故迷泥佛教幽微理難窺涉不知而作其斯謂

乎君有天地之尊敬君遠符經教親著生育

之惠拜親遐會法源撫事有益於經捫理未

虧於法牽率愚管設敬為宜謹議

同文寺丞謝祐等議狀一首

竊以君親之重事極昊天恭恪之儀理貫名

教至如疑心玄路投迹法門莫不肅敬神明

不輕品物事如司馭義中彈豈有弛傲所生不屈君

父既違恭順之禮恐累求道之因彈曰誠固不累其如

陷君親何請革舊風准勅申拜謹議

內府監丞柳元貞等議狀一首

縣九

十一

竊以禮無不敬名教是先君父同資彝倫所

尚且佛滅度後法付國王舒卷之規理鍾明

聖彈曰右春坊議云夫付囑者佛以像法末年淳心漸薄邪見增長正法衰替四部之

衆無力弘宣是以付囑國王今王擁護如其不護法當自壞豈勞付囑今王毀壞誠哉得

付囑之旨也但非常之制黔首恒驚雷同之心君

子為恥自我作古方懸日月之典可使由之
寧拘風雨之好如愚管窺致拜為允謹議

司津監李仁方等議狀一首

愛敬之道義極於君親恭和之德事照乎釋
老豈有生因覆載將抗禮於人天質稟髮膚

遂齊尊於父母眷言方外未離天地之間顧

惟俗表尚處閭浮之域

事如司衛
寺議中彈

而為不拜

天子類嚴遵之不臣長揖至親似宋人之名

母何以津梁品彙導引凡庶聖智之教豈至

於斯

彈曰易稱籍用白茅又云巽在牀下紛
若之吉乃為無咎未有抑令致拜復曰

津深尊而為
之何以去取奉勅議聞伏請令拜謹議

右武衛兵曹參軍趙崇素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爰興俱敦勸獎流派雖別趣善同

歸緇黃之躅稍殊君親之儀詎隔豈有纔捐

俗服遂傲禮容高揖乘輿不拜嚴父資敬之

道不足忠孝之跡頗虧李釋斯風未為盡善

彈曰內將外反真與俗乖何得輕弄筆端
商略玄極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誠哉

今垂範立制導德齊禮經典乖失詳議改張

據理論情拜實為允謹議

右戎衛長史李義範等議狀一首

父慈子孝起自天經君義臣忠資於地禮三
尊之重君最為先五教所崇父居其首人倫
之綱紀臣子之歸宗佛道興隆之前緇俗異
貫陵遲之後同籍國王連河制之於主君厲
鄉盡編為天戶釋迦滅度付囑國王事如內府
監議中彈李老裔孫克成宏構緇黃十二代俗握寶鏡
以君臨縱使佛道尊嚴天位彌重帝王國母
無上最尊稽首虔誠無妨悟道事如同文至
真之理猶曰勤修禮佛拜天彌成正覺謹議
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長史劉文琮等議

狀一首

道家立旨取貴於柔謙釋教為宗有存於汲
引雖復邁九仙而飛迹標致弗爽於同塵超
十地而遊神修行豈乖於忍辱且君親尊重
比乾嚴而有裕臣子忠肅申拜伏而無違斯
乃萬國之大經千葉之常軌居造次而必踐
處少選而難廢至若緇黃二教頓捐茲禮唯
擅貢高之法莫循資敬之儀事如司馬寺議中彈虛啓
弊風實差彝典衛事如右武但勸誘之規雖則
多躅等歸利物寧履義方何必驕倨為容便

躋衆妙之域虔恭表節遂隔真如之鏡

寧如左戎

衛議中彈緬尋指趣深謂不然致拜君親寔爲通

理謹竭愚識庶會宏謨深懼不當退用慙惕

謹議

右監門衛中郎將熊玄逸等議狀一首

縣九

十三

竊以親生膝下鞠養之愛惟深一人至尊嚴

敬之儀斯重豈以身披緇服而不拜於君親

彈曰誠固以此而佛不令拜俗首掛黃冠遂替子臣之禮謹

議

端尹府端尹李寬等議狀一首

夫出家之徒名曰離俗教戒之法謙下是先

既達苦空理捐人我

彈曰不敬之來自持其教宜緣在我而不拜乎

況君父尊重敬比於天拜伏之儀事無疑惑

但以因循往代愆其衣戒使然

事同司宰止寺議中彈

可君父不受其拜何得自爲尊重且像法末

教委以國王

事如內府監議中彈

國王示以尊卑未爽

一乘之道謹議

左春坊中護賀蘭敏之替善楊全節等議狀

一首

竊以犧皇至賸金人靡兆於龜文軒后韞靈

紫氣未敷於鳥跡洎劉莊精感託神想於東
流尹喜翹誠觀物色於西邁由是龍宮梵化
灑慈潤於大千滄海凝真冲寂弘於寓內雖
復遠標天構氣淑無為體均具相功深濟度
莫不稟宸極以存其法事如端尹資遺體以
受其靈豈有超俗塗而輕法主潔其已而忽
所生忠孝一虧二教何寄今若資忠貞以凝
道移孝行而修誠則福足以顯玄門忠孝用
光臣子假或恭敬被於羣品據理尚有可通
況唯拜伏君親未審於何不可事如秘閣請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准明詔致拜為允謹議

右春坊中護郝處俊贊善楊思正等議狀一
首

竊聞道迹希微立言資於輔帝釋教虛寂垂
法依於國王事如左春坊議中彈是以紫氣真容玄猷

西掖黃金圖相妙旨東流仙侶莘莘籍天基
而遂重法徒濟濟憑聖政而彌隆況今德貫
陰陽道包真俗恩霑動植尚荷亭育之慈澤
被生靈猶懷仁壽之施唯釋老二門由來迂
誕事如右金吾衛議中彈既捐真典便虧四大偏信化

第一三七冊

人不遵三有主上崇孝敬之儀敦跪拜之禮

爰發綸誥令拜君皇后太子及父母者非直

庶寮允愜

彈曰議不拜人殆將大半今云庶寮允愜何其謬歟抑亦垂

範將來謹議

司更寺丞張約等議狀一首

釋教開俗儒風範化即途雖言異軫證理誠

則同歸

事如右清通衛議中彈

莫不粉澤仁義舟輿恭

儉然後克闡徽猷以隆遠大何則忠為令德

孝實天經惟君惟父同取其敬借使行超物

表道備人師豈可長擡於顧復之親抗手於

宸扆之貴事須適變未可膠絃

彈曰正以君親容養開以

方外抗手長擡豈自為笑

君父尊嚴申拜為允謹議

左典戎衛倉曹王思九等議狀一首

竊以川瀆細流竟朝宗於溟海螢燭末光終

歸曜於日月故知物有深厚猶取貴於總名

縣九

十五

況在君親莫大而有棄於嚴肅洎乎闢浮紫

氣塔照金容老釋二門俱隆法教但法教流

布事由君后出家離俗命在尊親遂使載覆

之恩棄而不答

事如奉常議中彈

貴賤之禮捐而靡

修既虧人事有傷禮律

彈曰內外既殊奚可拘於禮律

爰軫

聖慮詢及藹美輕陳管見從拜為允謹議

右典戎衛將軍斛斯敬則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殊塗俱極尊崇之道五儀齊致寔隆嚴敬之規而釋老二門本求虛寂周孔兩法歸於教義若乃君臣之禮固無易於緇黃

事如司更寺議中彈父子之容豈有隔於賢智崇樹既

久積習相沿損益惟宜允歸明聖臣等詢議

請從拜禮謹議

左司禦衛長史馬大師等議狀一首

竊以光分兩曜是顯尊卑之容位辨三才爰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三七冊

彰父子之性明乎愛敬之禮與天地而齊生

君臣之義將造化而俱立至若金人啓夢慧

日初開紫氣浮闕玄風肇扇此乃興於中古

教始漸移雖復各設法門津梁庶品究其所

指終會儒宗事如司更寺議中彈庇俗既是同方遵敬

何煩異路必將道體為別有犯未合繩違彈

有犯非僧繩違寧容不可遺教制在國王設

禮寧容不可事如左春坊議中彈況三乘之典無聞傲

誕之經五千之教詎載矜誇之義敬親何妨

重道拜主豈廢尋真事如左戎衛議中彈且割股捨頭

猶無訴苦尊君愛父詎即辭勞

彈曰割股捨

訴苦敬君拜父

處損豈敢辭勞 叅練是非拜誠為得謹議

右司禦衛長史崔崇業等議狀一首

竊惟藏史立言靡替君臣之義能仁闡教先
宗孝敬之風縱道致乘鼎尚委身而降禮業

成捧馬猶負櫬以追思

彈曰負櫬教有誠文
拜伏經無此說乎

況共踐俗塗同餐聖化豈有盜名黃服遂忘

亭毒之功託跡緇門便遺顧復之德傲物行

已高視王侯我慢為心長揖父母

事如中臺
司列議中

彈求之前代久滯迷方皇家戶牖百王澄汰

千古事非害政容或可公時有虧風理宜革

弊

事如祕閣
局議中彈

且四大齊德豈使遵道而不遵

王三教均名

事如左司
禦議中彈

何獨崇釋而不崇孔

今若正其儀而教毀設敬須疑

彈曰誠哉何
須致惑耶

屈其身而道存加拜何惑重以不輕攝行更

符真諦之規

事如司文
寺議中彈

持下御情彌合沖虛

之軌式遵璽誥輕獻芻言致拜之禮實諧僉

議謹議

左清道衛長史蔣旨曾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道二門俱承玄化雖復緇黃有別處

恭之志不殊宜令拜跪以申臣子之敬

沙門

迹超方內津梁家國稱謂謹議
異於臣子拜敬何預卒賓

左崇掖衛長史竇尚義等議狀一首

厲井微言二篇極於為谷岨園幽旨萬物存

乎不輕事如右司
禦議中彈況乃君親兼極跪拜猶簡

豈非絕棄於內敬而矯修於外迹乎彈曰行
通以答

四恩宜矯修於外迹育德以資三有豈
絕棄於內敬乎幸子思之無多言也如見

所量望令加禮謹議

右崇掖衛長史李行敏等議狀一首

竊以釋老二教語迹雖殊恭順之理雅同儒

轍事如右司
禦議中彈豈有尊極之處抗揖等於平交

師僧之前拜伏過於輿皂事如右威
衛議中彈既驚物

議且戮彝章革此舊風咸謂為允事如右司
禦衛議中

彈況黃冠荷天基之慶緇衣受付託之重事如

左司禦衛
議中彈劬勞盡生育之恩欲報申昊天

義二門之法審倨乖於恒典五敬之所投拜

允合常儀謹議

左奉裕衛長史丘神靜等議狀一首

若夫二儀始闢君臣之道即隆三才創分父

子之情斯在莫不皆竭股肱俱遵愛敬故知

君臣父子稟自天然極尊極親無可為間止
如釋老之教近日始崇釋則興於漢朝老則
置於宋代皆緣時君有旨父母承恩方染緇
衣然稱入道如無所稟不得離俗離俗雖言
絕境習道仍居宇內事如司津
議中彈率土皆曰王

臣不聞限以緇素事如左清道
衛議中彈父生母育罔
極難酬於法雖曰絕塵在身須敦仁義豈容
為臣未曾効節為子未展溫清承恩乃變素
衣去髮言真入道乘茲傲慢君憺親高挹
帝王不拜父母為臣貽寬怠之咎為子招不

敬之辜事如左清道
衛議中彈庸流自謂合然往代恕
其無識彈曰昔漢帝降禮於摩騰吳主屈節
於康會趙拜澄上竈愁錦衣秦日道
安榮叅共輩斯並德迴萬乘道降極
尊況乎十室難誣而曰庸流無識因循自
久行之不改聖上重續皇極欲革前非孝理
蒼生思遵名教爰降綸旨飾光彝典恐爽恒
情特令詳議謹尋釋老二教見在遺文我慢
矜高是人難度彈曰守道不屈
寧是矜高耶庶事謙約無
失冲撝靜思此言其義見矣入道已成陵虛
控鶴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如此輩流猶願卑
屈況庸僧尼見居王土衣緇異俗餘事罕知

彈曰曼倩云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夫沙
門之內功業寔繁聖朝已來蓋亦不少且帝
京僧伍威德如林略舉十科用開未喻至若
譯經則波頗玄奘義解則僧辯法常習禪則
曇遷惠因護法則法琳明瞻明律則玄琬智
首威通則通達轉明遺身則玄覽法廣讀誦
則惠銓空藏聲德則智凱法琰弘福則德美
智興若此之流具如僧史所列而言罕知餘
事何雷同唯自矜高願居人上求之釋教其
之甚乎

義茂聞凡曰是人准經致敬況在極尊并之
父母欲令拜伏義無不可其僧尼道士女道
士於君皇后皇太子及其父母所並請准勅
令跪庶使光二教之謙撝隆萬代之名教謹
議

右奉裕衛率韋懷敬等議狀一首

竊以三教五儀咸窮瘡拮殊塗一致必俟尊
嚴釋老戒時遵崇是務周孔訓俗嚴敬為先
遂使緇衣之首抽簪奉教青襟之伍映雪傳
芳為百代之楷模作千齡之准的且誕靈舍
衛道自尸毗既有母子之恩事如右司禦
衛議中彈豈
隔君臣之禮緇黃雖異賢智寧殊拜伏君親
誠乖昔典彈曰據教令拜有益乎有損乎有
益也豈以乖昔典不拜乎有損也
豈以順昔典而令拜乎今只可約損益以昌言無宜據乖順而申議無聖即仍
舊有聖即典移法既俟聖方興亦冀緣興改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三七冊

法曹司僉議請從拜禮謹議

雍州司功劉仁獻等議狀一首

竊以玄風肇扇莫先於伯陽總衆妙而謙卑
高棲物表致羣生於道德象帝之先聿宣為
子之方贈言尼父載揚事君之禮從政周行
神功用而無名至化流而不測人能弘道其
在茲乎況乎道異崆峒人非姑射竊比河上
之德不遵柱下之規虛談捕影之書自取順
風之禮矜傲誕於家國絕忠孝於君親有醜
之容曾無愧怍及至青牛西邁涉流沙而化

胡沙彈曰魏略西域傳云臨貳國有神人名曰
有人災禍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齊戒今拾財
贖借時臨貳王久無太子因祀浮圖其妃莫
耶夢白象而有娠及太子生從右脇而出自
然有髻墮地能行七步其形似佛以祀浮圖
得兒故名太子為佛圖也前漢哀帝元狩中
秦景使月氏國王今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
圖經教前漢早行後漢十三年明帝方感瑞
夢也秦景傳經不云老子化胡作佛經是老
說晉代雜錄云道士王浮每與沙門帛遠抗
論王屢屈焉遂改換西域傳為明威化胡經
題彼沙律以為老子曲能安隱誰惑人間尹
喜與聃化胡作佛佛起於此裴子野高僧傳
云晉惠帝時沙門帛遠字法祖每與祭酒王
浮一云道士基公次共諍邪正浮屢屈焉既
嘆不自忍乃託西域傳為化胡經以誣佛法
遂行於世人無知者狃有所歸致患累哉幽
明錄云蒲城李通死來云見沙門法祖為閻
羅王講首楞嚴經又見道士王浮身被鎖械

求祖懺悔祖不肯赴孤負聖人死方思悔又
案袁宏後漢紀皇甫謐高士傳等並無老子
化胡作佛之文即曰朝廷君子博識者多豈
得塞耳偷鈴指鹿為馬信可謂虛無之談徒
聒人耳爰有白馬東來越葱山而夢漢弘通貝

葉比妙蓮華行以普敬為先教以不輕為本
事如左崇服貌雖異同趣無為率土之賓未
掖議中彈

聞無父之子普天之下未見無君之臣貞觀

年中已定先後盡禮致敬斷焉可知彈曰貞觀中詔

本以皇系所宗殊無使拜之文但有先後之
語今乃例茲遺敬斯則比附勅文失旨之信
孰重歷代茲多曾莫先覺彈曰自佛教入漢
於此歷代茲多曾莫先覺年逾六百其中晉
代庾冰偽楚桓玄赫連宋武蕭齊有隋等諸
君皆抑僧拜咸以事非通允俱尋舊迹而云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三七冊

歷代滋多曾莫先覺者豈陛下乘乾御曆咸
不面欺聖旨誣調羣英乎五登三振千古之
五登三振千古之蹟綱維萬國之絕紐豈徒
革狸首之詠資父事君方且變天竺之風自
家刑國謹議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五議拜上

音釋

績則歷切 陳古限切 馭牛倨切 斛胡谷切 驤息良切
膜拜膜蒙晡切 膜拜長跪切 膜拜黼方矩切 驚弁驚必列切
變切驚弁 盼嚶盼黑乙切 揆以井切 瓊升皮切
切華所臻切 櫬初挫切 斃都故切 倩七政切 崆紅苦切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三七冊

切峒徒紅
作^{對九}疾各
僂去乾切與
愆同過也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六

縣十

唐弘福寺沙門釋彥棕纂錄

議拜篇第三下

狀

普光寺沙門玄範質議拜狀一首

奏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叉等執議奏

狀一首

詔

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表

京邑老人程士顯等上請出家子女不拜

親表一首

直東臺馮神德上請依舊僧尼等不拜親

表一首

并上佛道
先後事

縣十

啓

西明寺僧道宣等重上榮國夫人楊氏請

論不合拜親啓一首

表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尼請依內教不

拜父母表一首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僧尼拜親

有損表一首

襄州禪居寺僧崇拔上請僧尼父母同君

上不受出家男女拜表一首

普光寺沙門玄範質拜議狀一首

沙門玄範敢致狀於中臺王公侯伯羣僚等
但玄範雖不班預議例而竊有所聞前古大
德廬山法師遭時數運遂造沙門不敬王者
論五篇理致幽微問答玄妙將欲簡白乍尋

難曉今略述內外典記明證不敬之理謹以
狀上請懲應拜之議也夫天雖至玄必著日
月之明地雖至寂必固山川之化聖者雖聲
通冥運亦必假賢俊蕃輔子於百姓者也君
既使臣以禮臣須事君以忠若不庭爭於未
然則恐機發於已矣但佛法是區域之外逾
四大之尊超寰宇之表越在三之義唱無緣
之慈弘不言之化冥功潛運故曰沐而悠漸
但中庸之人以爲無益者良不悟其所舍也
故先朝聖教序云陰陽之妙難窮者以其無

形也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者乎今既慧日潛暉像教冥運秉法和敬非僧而誰故佛告信相菩薩曰我說三寶唯是一體無有別相斯像法傳持當於是矣若阿恕伽之禮小僧諭邪臣以貿衆首豈非體道之可尚乎今欲令僧尼鞠躬於禮儀劬勞於拜揖是致佛以拜人非人者以奉法如弁舄翻加於首足寔迴換惑亂之甚矣且王有常不臣者三暫不臣者五不名者四不臣者一尚書曰虞賓在位舜不臣朱詩云有客有

客亦白其馬此承二王之後帝者尚所不臣況僧當大聖之胤奚足致敬君主國之賓序胡預失儀而以不輕禮於四衆用配敬於一人此蓋菩薩比丘情亡物我況今尊卑位別殊非媿偶又舉淨名而取稽首引知法而招恭敬昔大涵於新學不觀機而授藥以中忌此意宗半字焉既宴寂於正念發宿生而示悟還得本心宗滿字矣於是以亡相稽首無想接足乃混緇素於一時泯性相於萬古斯並大士權誠未可小機普准故涅槃經云我

第十

三

爲菩薩說如此偈今以聲聞持戒臘之至執威儀之切非以重傲慢悖君親良欲崇國家利臣人者也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衆不敢希求受五戒者禮如國君主亦不求比丘禮拜以懼損功德及壽命故今欲行之以周孔之教抑之以從俗之禮竊爲仁者不取也又僧尼族非蕃類性簡戎蠻稟中國而法四夷承別割而紹三寶據其教則有拜君親爲損修其法以資家國有益恐匿聖言禍鍾自犯四分律云使恭敬耆年不應禮拜白衣者正

以弗縻於爵祿異俗網於典誨矣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黜以爵山川有神祇而不舉者削以地況僧尼索鬼神之敬反父母之禮若使正教淪胥於是汙鄙恐神明所不交泰福慶所不流潤災害幾生禍亂幾作而含靈廢成俗之化胄子闕啓蒙之訓率土臣人順風載靡不可自新於師戒有助國於教化者也梵網經云不拜君親鬼神明矣且濡露不拜爲容節之失矧乃割截非束帶之儀髡削無稽首之飾於庠序之風範朝宰之變恠也佛

是絕域異俗之化靡中和順動之氣存亡之際實寄於人矣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未若福其所訓利其所稟便其勞勩而用之乘其利安而事之故得百姓之歡心即一人有慶者也又介冑不拜慮折其威師帝不臣恐損其道況衣忍鎧擯祖甲伏龍怖以袈裟懾魔威於抖擻逃隸出家王親降禮波離入道父王致拜故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是以道頗弘人人蓋弘道者信矣今遺法所以付於王者委護持仗流通也以四

衆之微弱恐三寶之廢壞藉王者以威伏假王者以勢逼今使禰衣屈膝握拳稽顙則連河之化於茲缺矣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僧等戰戰兢兢誠惶誠恐懼虧遺教之本意辱同功之法服一拜之勞不必加衆僧之損一拜之敬不必加萬乘之尊頃僧等孜孜而不安其業者非所以苟爲庸庸之軀深存靡靡之化矣恐煥乎之美無潤色於盛代異國之求豈聞於當今者歟必以經像爲蕪穢不足以崇仰僧尼爲臭腐不足爲福田觀教籍

者目焦修揖拜者攀偃龍縑服則轉筋談典禮而齒齟於是嫌而棄之變天竺之風暢中華之禮以萬物爲更始第三大而自新則取善之基徒使修立不若隔教網於區外放容儀於物表臣而子之足盡忠孝之節也即而史傳不必爲長夜經子未必爲太陽司成雖學而無倦猶將闕焉於大訓況助國之美無聞亂矣不繁禁而獲安不革情而得志雖文王至聖也猶學於號叔孔子至明也尚師於郊子王者至尊也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及

其釋奠躬執爵而跪之曰穆穆焉恂恂焉雖至孝之事嚴親罔以加也是以大易蠱爻不事王侯大禮儒行不臣天子故知道以貴之爲貴不以輕賤爲輕伏想僚案談誚正士爲之靈害將生螟螣而議爲拜者非朝廷之上策也原夫正法西基迄于茲日已過千載有太半焉自大教東流方七百歲雖歷變市朝隆之莫替其中聖主賢臣計餘可數未嘗拘檢意況銑削僧尼信知闊達之資爲日久矣間者有執權少主謀篡微君私佞自媚陷墜

家國又一二蕃小雄雌互舉雖暫誅除尋革
前弊夫若此者可以攘袂鼓肘怒目切齒大
視而叱之豈不忠烈之壯觀也今我大唐應
九五之期四三皇之位八紘共軌四海同文
百辟守法度於有司三寶暢微言於汲引則
道俗資勲家國延祚可不盛歟可不盛歟勅
以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良爲爽其
恒情議在不失常理幸儼而思之弘而護之
家國之政若隆忠孝之誠必著冥功潛潤根
條槃蔚好爵自縻祿秩優寵華萼繼胤蘭菊

緒榮感福慶之內資思弘益而外護豈不居
生勿墜常保勝期者歟今謹疏內外興禮請
循照察沙門釋範敬白龍朔二年五月五日
上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叉等執議奏狀

附十

六

一首

司禪議僧尼道士女冠等拜君親等事

五百三十九人議請不拜

右太司成令狐德棻等議稱竊以凡百在位
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爲師尚有不臣之義況

佛之垂法事越常規剔髮同於毀傷振錫異
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
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
轍披釋服而爲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存其
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
有未愜又道之爲範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
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籍尊嚴
式符高尚惟此二教相公自久爰暨我唐徽
風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天功而聖輪常轉
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無益將來於恒沙

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率土灰身粉骨何
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
不若謬於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
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二教所利
弘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革其所利非
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無心之謂請遵故實
不拜爲允伏惟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問若
親崇敬雖啓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既奉
詢薦之旨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折衷追深戰
惕

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右兼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稱臣聞剛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緇服之表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喪其宗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一人有作萬物斯覩紐維天地驅駕皇王轉金輪於勝境構玉京於玄域遂使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髮沙門弘禮足之絲典況太陽垂耀在

天標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止出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妣鏡皆仰化於姚風豈有抗禮宸居獨高真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爲悖臣君敬父於道無嫌考詳其議跪拜爲允前奉四月十六日勅旨欲令僧尼道士女冠於君親致拜恐爽於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者件狀如前謹錄奏聞伏聽勅旨龍朔二年六月五日狀

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中外裁風
百慮而同致自周霄隕照漢夢廷輝妙化西
移慧涑東被至於玄牝邃旨碧落希聲俱開
六順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
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罔革茲弊朕席圖登
政崇真導俗凝襟解脫之津陶思常名之境
正以尊親之道禮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
之明准豈可以絕塵峻範而忘恃怙之敬拔
累貞規廼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冠僧
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

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塗紛紛相半朕商
確羣議沉研幽蹟然箕穎之風高尚其事遐
想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
母之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
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龍朔二年六月八
日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
儀宣

京邑老人程士顯等上請出家子女不拜親
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臣拔沉冥

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
所以佛為法王幽顯之所歸依法為良藥煩
惑由之清蕩僧為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
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女
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寓垂範導於無窮
伏惟陛下慈濟殊十九有開暢一乘愛敬之道克
隆成務之途逾遠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
斯則崇揚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誠教出家
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
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受佛戒形具

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且自高尚之風人
主猶存抗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
撫循無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
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
謹奉表以聞塵黷威嚴伏增戰越謹言六月

二十一日上

直東臺馮神德上請依舊僧尼等不拜親表

一首

并上佛道
先後事

一道士僧尼請依舊僧尼在前

此一條在
貞觀十一

年因
今同

一僧尼請依舊不拜父母

臣聞祕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西運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宣於正道提誘萬品理塞於邪津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其近偽之跡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趣道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爲而下濟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道佛

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未是出俗之因尊卑是物我之情豈曰無爲之妙堅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至齋忌皆令祈福祈福一依經教二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下以至極之重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既曰人臣得曲申陳十情禮捨尊就愛棄重違經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爲行用陛下統天光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許違淨教何宜改作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萬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

貫庶望金光東曜不雜塵俗之悲紫氣西暉
無驚物我之貴即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
福業永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七月十日上
西明寺僧道宣等重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
不合拜親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宗護
真詮良資寵望伏惟夫人宿著熏修啓無疆
之福早標信慧建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
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勑被
僧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寔深荷戴之

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愜佛教甚違
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
敢披陳情用迴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爲
上聞儻遂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甚謹
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八月十

三日上

縣十

十二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僧尼請依內教不拜
父母表一首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
益文如左

一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
一順正理論云國君父母不求比丘禮拜
一玄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無不咸皆
敬仰洎乎聖帝遵奉成教彌隆故得列刹相
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家曉思興僧等忝在
生靈詎忘忠孝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
史臣書乖佛教萬代之後蕪穢皇風僧威秀
等言竊聞具俗異區桑門割有生之戀幽顯
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仍舛物
況埏形戒律鎔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

期於福善而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有越
戒之誓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慮敢不盡
言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槩既已崇之
於國亦乞正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
出家絕家人之敬護法斯在植福莫先自然
教有所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奉表
以聞塵黷宸旒伏增戰越謹言八月二十一
日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僧尼拜父母
有損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竊以策係告先尊父屈體於其
子形章攸革介士不拜於君親伏以僧等揚
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敬降高乃折節
於其氣容服異俗形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
亦不支屈於君父窮茲內外雖復繼形變則
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臣服薨君以日
易月形雖從吉而心喪三年是知過密八音
其於三載修于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反拜父
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顛沒枉沉淪迴未已況
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但公家之

縣十

十二

利知無不爲恐因今創改萬有一累則負聖
上放習法之洪恩彌劫粉身奚以塞責伏惟
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芻言之辯輕塵聽
覽伏增戰汗謹言八月二十五日上
襄州禪居寺僧崇拔上請僧尼父母同君上
不受出家男女致拜表一首

沙門崇拔言拔聞道俗憲章形心異革形則
不拜君父用顯出家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
遵資養之重近奉恩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
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敬愛之禮闕於經典之

教僧寶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君開
高尚之迹不悖佛言臣取下拜之儀面違聖
旨可謂放子爲求其福受拜仍獲其辜一化
致疑二理矛盾伏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
下之儀輕黷宸旒彌增隕越謹言七月二十

疏十

十三

五日上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
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以屈膝爲敬不悟亡
辱之禍內經稱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
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不忍輕發樞機

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太甚而威衛等
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未執或訪二議
優劣余以爲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然兩
兼則膚腠冰執乃膏肓故升威衛於乙科退
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旨瞻文華隴
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庶斯穆龜筮叶從
故得天煥下覃載隆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
弘拜伏之仁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耄僉曰叶
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啓
匪朝伊夕連訴延闕但天門邃遠申請靡由

奉詔求宗難爲去取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
方之釋侶豈不然歟贊曰

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廢道誠未爲得司
列等狀抑釋從儒拜傷君父詎曰忠謀質議
道華敷陳簡要天人叶允爰垂璽誥恭承明

命式抃且歌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疇咨
咸申啓表披瀝丹款未紆黃道進退惟咎投
措靡由仰悌神禹疏茲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釋彥棕曰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

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
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寓內迹寄寰中斯所
以抗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利
生無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
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

縣十

十四

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聲廼誠
今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
斯神祇之流也爲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
熟時爲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乎內
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祀宋之君二王

之後王者所重敬爲國賓今僧爲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無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禮云介者不拜爲其失於容節故周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戴剪欲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冑之流也著代筮賓尊先冠胙母兄致拜以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爲己任拯羣生於塗炭敬遵遺躅祖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

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器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關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沙門剔毛髮絕胤嗣毀形貌易衣服斯甚刑之流也又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殊十宜尊況德動幽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苦浪清品庶之炎氛功既廣焉澤亦弘矣宣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開放之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耽斯務長頗搜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

芳於汗簡重以感淪暉於佛日罄爇火以興
 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皆云不
 敬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禮
 稱無不敬拜唯身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
 尊嚴心敬無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
 經以拜代敬用將為允故其書曰不拜為文
 遠公有言曰淵壑豈待晨露哉蓋自申其周
 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鑒通賢儻無譏
 矣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六

議拜下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三七册

音釋

顯魚容切 舄思積切 媿匹詣切 攢古患切 懾
 之涉切 抖擻抖當口切 擻蘇后切 攢呂莫切 懾
 服也 倨委羽切 倨倨曲切 齟齬羅羽切 號古伯切 郊徒舍
 也 倨倨背曲切 齟齬齟齬切 號號地古伯切 郊郊徒舍
 切地 蠹當故切 螟蟥螟莫經切 食禾心為螟
 名 蠹當故切 螟蟥螟莫經切 食禾心為螟
 辭德切 食禾為 銑先典切 纂初悲切 攘
 汝陽切 攘汝陽切 八紘紘乎旨切 九州之外有八
 袂持臂也 八紘紘乎旨切 九州之外有八
 裡於真切 髮此宰切 隕于敏切 讐丘虔切 旒
 力求切 薨呼弘切 膝倉泰切 單徒含切 悌香衣切
 冕徒結切 薨呼弘切 膝倉泰切 單徒含切 悌香衣切
 羣徒結切 羣徒結切 羣徒結切 羣徒結切 羣徒結切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三七册

希秩直一切戡括舍切蛻舒芮切囂許天切
也器主榮切也器主榮切